

閱讀田埂構成的地景

王文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Email: wwang@ntnu.edu.tw

火炎山，被稱為「礫岩惡地」，是一個由造山運動所塑造的特殊地景。約莫兩百萬年前，這裡曾是瓣狀河的河口。當時，雪山滾滾而下的礫石沉積於此，隨著造山運動的抬升、斷層活動與河川侵蝕，逐漸形成了今天我們所見的景觀；一片植物來不及附著、難以生長的荒涼之地。這片「礫岩惡地」，像是一個時間的標本，靜靜地訴說著地球的過往與動態。

火炎山的抬升發生在一個濕潤的氣候時期。雨水冲刷著地表，將有機質帶走，只留下礦物質。礦物中的鐵質因氧化而呈現出鮮紅的顏色，而這樣的紅色，需要上萬年的時間才能形成。靠近表土的部分鮮紅如火，特別在晨曦的陽光中，往下則逐漸褪成暗淡的褐黃色調。登山的路徑上，隨著步伐的延伸，你彷彿能閱讀到水流朝西的方向，閱讀到時間的痕跡。



圖1. 火炎山主要為第四紀地層所發育坡腳受到大安溪侵蝕使得礫岩坡面不斷退縮

火炎山的步道修築得完善，彷彿每一個階梯的高度都經過精心設計。這條步道由火炎山登山協會負責認養與維護，這是一個由志工組成的非政府組織，獲得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授權進行管理。許多步道在發包完工後，僅僅是「完成」工程，而火炎山的志工們則秉持「做好」的態度，將每一個細節都處理到位，時時維護。本土的關懷與熱情，回應了本土用心全是路。

放眼望去可以觀察頭嵛山層、臺地堆積層、紅土臺地層與沖積層所構成的地景，在不斷回春作用及人類的影響中，植被在土地上頑強地演替著。有淺山山區植物如香楠、大頭茶、小葉赤楠、江某等，與受海水影響的濱海植物如白匏子、山棕，共同構成了一種上山下海的奇異組合。人為的植物不少，能見到高大的油桐樹，與不適應頭嵛山層的相思樹，它們的存在彷彿是一種註腳，記錄著這片土地的變遷。



圖2. 火炎山主要為第四紀地層所發育的蝕溝地形

而在火炎山的腳下，外埔的田埂靜靜地躺在大安溪下游的河床邊。這裡，是礫石沖積平原。人們為了耕作，耗費巨大的力氣，把那些冰冷的礫石一塊一塊從田裡挖出，堆在一起，砌成田埂。順著地形，像是某種原始的階梯，通向時間的深處的梯田地景。整理過後的田地，覆上濕潤的泥土，混合著深灰色的有機質與黏土，這些泥土能穩妥保持水分。水稻就這樣開始了。它們從土地裡冒出頭來，像是某種帶著記憶的承傳植物，代代相傳，慢慢地填滿了田野。

這是一個地質改良的過程，但這並不是全部。田地的改造還需要另一個關鍵的存在，圳溝。蜿蜒於田間的圳溝，像是土地的微血管，將水流引入每一吋土地，讓農民心中所馴化的生命得以延續。礫石堆積圳溝，自然控制，水流在其中緩緩前進，像是健康的血液，循環不息。水流輕輕拍打著圳溝的邊緣，發出微弱而持續的聲音，像是土地的心跳聲。



圖3. 火炎山頭崙山層礫岩惡地快速侵蝕的坡面



圖4. 火炎山侵蝕坡面所覆蓋植物

於是，地質改造過程，化礫為泥，從透水到保水，從甜根子草到水稻田。人們將大礫石墊在下方，小礫石鋪在上面，構築出穩固的水道，讓水流得以通暢，土地得以呼吸，可以韌性抵抗大雨。水流進入田地，滋養了稻苗，也滋養了土地，改變微氣候。這一切看似簡單，卻蘊藏著一種勞動的智慧，以及從土地長起來的美學。圳溝中棲息著小魚、小蝦、蝌蚪與青蛙，它們與田埂、梯田共同構成了外埔的地景。偶爾，一棵榕樹或一顆檳榔樹孤立為人們提供乘涼，中景為土地的立面增添一抹線條，彷彿一幅由時間繪製的印象畫作。遠景則是火炎山、鐵砧山環繞綠樹偶爾裸露的惡地礫石。



圖5. 火炎山、大安溪、農田地景，以及架構其上的橋



圖6. 道路跨越大安溪沖積層所構成的地景，右側為階地

稻田是四季印象畫，也是一本緩慢翻動的書。在每年2月和7月，田裡的水面映著白雲藍天，像是一種隱喻，提醒著人們的腳步佇立，瞻望新綠到來。到了5月和11月，稻禾花開，淡淡稻香隨風飄逸，像是一首無聲的詩。請深深吸氣，緊緊閉氣屏息，讓香氣盪。那混合著雪山山脈滾流而下石英質礫石的味道，銘刻於心，永誌不渝。那味道，說不得。

轉化為水田，從翠綠秧苗到金黃稻穗，甚至是收割機在田野上留下的胎紋，都構成了一幅幅靜謐的畫面。這些畫面並不華麗，卻有一種無法言喻力量，緊緊抓住感受到土地的溫度的心，還有人與土地之間那種難以言說的連結。圳溝在田野間靜靜流淌，像是一種低語，提醒著我們，這片土地的生命力從未停止過流動。這或許就是生活的本質。簡單，卻深刻，但不容易。



圖7. 耕耘機留下胎痕的農田地景



圖8. 農田地景



圖9. 讀景



圖10. 讀景



圖11. 火炎山眺大安溪下游及鐵砧山地景